春秋輯傳卷十三

明　王樵　輯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築牆立版謂之栽栽者豎木以約版也是處外人救蔡則已表裏受敵故築壘周匝去蔡城一里以圍之內置兵以攻蔡外憑壘以禦救

得報而楚之復讐為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於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于入郢使若所為者蔡人親為之始可謂楚宜得報而蔡之復讐為可恕今事出于吳而蔡無與蔡不能報而天假手于吳出乎爾者反乎爾正可以為強而無道之戒乃以復讐恕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為高宗不復金讎而發也然宋則蔡也金則楚也欲勸其君以復

讐而反恕敵人之遷虐于中國義則疎矣

附左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寒促子封于過殺斟灌以伐斟鄩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啓孫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相妻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也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毒也澆能戒備也之澆使

椒澆臣求之逃奔有虞舜後為之庖正虞思有虞君於是妻之以二姚姚虞姓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始也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少康臣諜候也澆使季杼少康子后杼也誘豷澆弟遂滅過澆國戈豷國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

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音求）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大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强也（成十年）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是也）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有變而不郊

故免卜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在滌宮名為帝牲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匹爾反牲具新牲然後左右之隨所用也又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雖有變不道也以不妨郊故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重其妨郊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

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啖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行于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穀梁曰云云非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若以夏之孟春則不當起周正而卜也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汪氏曰定公之薨未及小祥而僭行天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

靈公之罪而何哉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太子絻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何氏曰明父得

恤王良也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丘名上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鄭人擊簡子中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杜氏曰鐵衛地在戚城南　按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鄭黨叛人趙鞅以亂禦亂故春秋以趙鞅主乎是戰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杜氏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初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蔡叔以叛誅成王復以封其子及平侯卒徙于新蔡至昭侯乃徙九江下蔡即州來是也　公子駟書大夫而稱國罪累上也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而衆尸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

者乎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南孺子（桓子之妻）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附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圍）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范氏之族）惡范氏也（言遷怒）

四年春王二月（公作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陸申志反公穀作弑）

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于繒才陵反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音素逆流而上也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梁霍蠻子之二邑三子會衆以備吳為名而陰襲梁霍夜結期明日便發使不及知也單浮餘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者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楚司馬販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音徒和山在上雒東右師軍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者晉楚有

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據執曹伯畀宋人不言歸于宋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何氏曰公羊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社者封也封土為社其言災何據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其上不受天氣也柴其下不達地氣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范氏曰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亡國之社以為廟屏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左氏云間于兩社戒也人君瞻之而知戒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

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

午圍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今趙國柏人縣

五年春城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芘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高昭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

冬叔還如齊（還音旋後同）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畧也　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何氏曰喪服大功以下以閏數恩殺故并閏數　劉氏曰喪以年

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按成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與公羊不同公羊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以月斷則得數閏是以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如穀梁之説是此葬齊景公自九月併理閏月為五月而葬夫喪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故曰不正其閏也

吳伐陳

左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所適必言諸大夫之罪過欲以交鬬之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此以卜戰而言前已敗于柏舉今卜戰不吉謂當敗是再敗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此以卜退而言死一也其死讎乎死于戰也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三子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始而許立以從君終立君之子以不忘君故曰二順不可失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不通外使逆越

子醉而往其臣差車主車之官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頓地而折其齒悼公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圖己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安號也如賴齊邑去鬻姒荼之母殺王

氏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即不對而泣以荅君異於器不可以二之言子家懼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　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據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

曰吾聞子盎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防稱矯也）（奔不書未命）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于諸寘也）其家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者除）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子難言其妻故云常之母齊俗婦人首祭祀言魚豆示薄陋）願諸大夫之化我也（齊人語簡禮相過謂之化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諸大夫皆曰諾于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

為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于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出頭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耳自是往弑舍李廉

曰公羊當國之說非是至其載陳乞本末獨詳于左氏有以知春秋罪陳乞之大意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内弗受也荼不

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于義可以拒之按以長少言則陽生正荼不正以受命言則荼受命陽生不受命直諸天王則國陽生之國也不直諸天王而自為簒奪則是不有其先君之命也不有其先君之命是自絶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而稱公子也故齊小白以國無君而于次居長當立則不氏公子而氏國明當有國也陽生之入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安得以為于次居長而當立乎是不得

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衛侯衎齊陽生皆與聞乎弒而立者也歸獄于立者則弒者之罪不彰書立者之入而繼之以弒則與聞乎故之罪亦著矣按左氏陽生謂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則欲除荼者陽生之意陳乞不對而泣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則殺荼似非陳乞之意于是朱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者可也遷孺子于駘者朱

毛受陽生之命不至而殺諸野幕之下者朱毛也而春秋必以歸陳乞何哉噫左氏所載者據其爲諼之形也公羊得其情矣其始面諛景公欲其事之成而圖之也既而謂陽生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及景公死陳乞使人迎陽生而立之而弑荼由是觀之其謀久矣里克中立所以成亂而非始謀觀從召比雖能始禍而非當國陳乞兼之況身弑荼

而其子田常再弒簡公終盜齊國豈其常弒比乎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向舒亮反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瑗于眷反後同

左傳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李廉曰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曼音萬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按衛父不父子不子晉

不能正名致討而以范中行之故修怨書侵陋之也

夏公會吳于鄫鄫穀作繒

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昭子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初為鮑國七牢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言長大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禮衣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辟蛟

龍之害贏以為飾贏其身體以文身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按此非子貢之言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季氏之驕也懼大國之不測則其君已親行大夫豈重于君而云致棄其國乎居守社稷豈無他卿乎又斥吳之先君斷髮文身贏以為飾之事亦非所當言傳者附會之耳

杜氏曰鄫瑯邪鄫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賢指景伯也惡猶安也安于所賢而可逆其言乎言不可也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附季孫破孟孫之怪已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此孟孫之言也上有闕文矣不樂而出季孟意異諸大夫佞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

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負瑕故有繹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吴曰魯弱晉而遠吴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匹亦反陋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吴行夷禮秋

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按伐邾者三家也公雖在行而無與于其事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是以直書而不諱也舊說諱為隱其惡若隱其惡何名為直筆乎蓋諱避之也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遇也否罪戾死喪恥辱則正言之至于所尊所敬則婉順

言之此人之情春秋之義也魯自作三軍分公室而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權不在公也蒐于紅不書公兵不在公也襄公還自楚聞季氏取卞至于欲適諸侯地不在公也故納叛人叛邑凡内惡悉書而不諱矣以諱不在公也至于入邾則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猶為遜其辭耳遜其辭而不隱其實聖人待父母國之道也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公羊云入不言伐其言伐内辭也若使他人然使若魯伐而去他人入之夫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何取于内辭乎遂其辭而不隱其實故但言入邾使若他人豈所謂不隱乎入邾使若他人以邾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益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夫以歸例書名益位未絶春秋豈絶之乎又云曷為不言其獲内大惡諱也夫立教之體事無鉅細皆論其可否豈計其大小乎此自入而以歸何得以獲解乎穀梁云其

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夫外曰以歸內曰以來內外之别耳春秋豈以一眚遂外其父母之邦哉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桓謚）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曹始祖）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

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説説之因訪政事大説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説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宋大夫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定十二年叔孫輒與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兵敗奔齊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奔亡也）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

使子率（軍前引導）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輒也）病之王問於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渙散）必有與斃（急則人人懼而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三邑魯地）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

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　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　趙氏曰若實為城下盟則魯懼至甚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師共伐乃歸之乎自矛盾矣經不書盟信經可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尺善反公作僤後同

九年春

附左傳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於勇反又於用反

左傳鄭武子賸以證反賸罕達也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武子賸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

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郲張與鄭羅歸　按書取覆而敗之也雍丘縣屬陳留左氏言使有能者無死以郲張與鄭羅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附左傳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

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冬十月

附左傳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徐

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按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以為弒此殊可疑夫吳伐我以邾故也齊取二邑左氏以為為季姬之故公羊則以為為以邾子益來而賂齊將從左氏則下文又云齊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又似不以季姬之故也既及齊平而魯歸季姬齊歸二邑齊使辭師于吳吳乃使來儆師以伐齊雖吳人之無常然事理不應如是也蓋邾子無道吳嘗討之使諸大夫奉太子以為政而邾隱公叛命奔齊將恃齊以為求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杜氏曰書歸齊納之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附左傳吳子使來復儆師　杜氏曰伐齊未得志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
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于齊師
故能入其軍　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
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
再書伐我同魯于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內而略外故
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
此書侵我不言地比于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
按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于涉泗

左師則魯事敗矣是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故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其亦傷之而已　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删詩正樂序易

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二邑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杜氏曰公與伐而不與戰艾陵齊

地

附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艾陵之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

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國語員將死曰懸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入吳也王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哀十六年越滅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衛大叔疾即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娣寘于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衛邑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附左傳季孫欲以田賦杜氏曰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孔氏曰計一丘民之家資出一馬三牛又計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

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春王正月用田賦　公羊傳何以書譏始用田賦也　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不言井者城郭里巷

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十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

陳氏曰田賦者家一人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

初　胡傳魯自宣公初稅畝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用者不宜用也　汪氏曰

丘甲之法已增三之一今別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

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
自相戾也况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别之大率古者田
出租里出賦葢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觀左傳
所載多臨事始授甲出車則馬牛車乘葢以賦里之
入素具以共軍用可知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出
一乘之人耳胡氏説近之陳氏非是　今按賦之本
義專為出車計丘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
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葢春秋諸侯盟會

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强吳事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斂于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

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之喪孔子與弔始老故與弔季氏不絻喪冠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絰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葢吳女也穀梁同范氏曰葬當書姓諱故亦不書葬

公會吳于槖皐槖章夜反一音託

左傳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固也信也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

帛以奉之贄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溫也諸言辱盟者皆以前盟已寒更溫之使熱乃不尋盟　杜氏曰槖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　張氏曰槖皋吳地逡遒故城在廬州慎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音云公作運

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子餘反姚而懼

謀于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

不如止也子木衛大夫曰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

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擊也也國狗之

瘈吉世反狂也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按左氏載衛會

吳之事與經不合又言公及衛宋盟而卒辭吳盟吳

人藩衛侯之舍因子貢之言而解皆不可信　杜氏

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按自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再伐鄭糧憾亦已足矣向巢又伐焉取錫圍嵒殺元公之孫全師復沒亦蹈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

好還豈不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曰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　按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蟲災亟作而不時直以政失耳非關閏也十二月螽氣燠也宣十五年冬蝝生與此同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戊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杜氏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按内外傳吳王夫差既勝齊殺申胥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闕穿也 商宋也）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未成邊遽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吳大夫）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令夕必挑戰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從之吳公先歃晉侯亞之（稱吳公者董褐謂吳王曰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下君若無早天子而去其不祥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去王號故

稱公

按楚人衷甲以脅趙武而楚先歃吳人挑戰以脅趙鞅而吳先歃其事一也以齊桓之盛未有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能使吳黜其淫名乎借曰吳有越憂急于成長而歸然勢未應肯遽自貶也葢吳楚稱王于國中而於盟會則亦唯以伯主自居耳楚圍用召陵之禮可見也經意公羊得之言及吳子固會兩伯之辭亦殊吳于晉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按內外傳吳既會晉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道越王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胡傳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列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曰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氏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于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代主典法滅絶之象　王伯厚曰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盜殺陳夏區夫區烏侯反公作𩨗苦侯反

十有二月螽

附左傳冬吳及越平史記曰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于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王伯厚曰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以是終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春西狩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叔孫氏之車子微者鉏商車子名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

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畧也中外疆索之廣莫

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説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輯傳卷十三